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三

吉水　鄒元

毘陵　王章

上虞　倪元璐

金壇　周銓　仝較

雲間　陳子龍

侯官　林銓評閱

天恩俯容休致疏　時刑部郎中陞太理寺卿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繇萬曆五年進士

荷國作養之恩、四十四年、中間進退靡署一十六年、棲遲田畝、二十八年、臣少而用罔、老而遑思、無足以當驅使、自安蹇劣、已絕世途之想、日爲待盡之計、不意

先皇帝特賜簡用、此如天如地之仁、臣虀粉此身、何能爲報、且一月內、先皇帝諸大政、媲美

堯舜、上符

列祖、海宇歌舞、臣亦歌舞、方欲彈冠、覲日月光、而忽聞先皇報、臣仰天踘地、無淚可揮、恭逢

皇上御極、此乾坤何等時、豈臣子計身名自便
之日、惟是臣自秋來、惡瘡發背、呻吟牀褥者
五十餘日、幸叨生全、元氣未復、奄奄殘息、難
於遠馳、卽臣無病、年已七十、令甲昭然、亦非
臣旅進闕廷之時也、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
無矯飾、覆議上請、容臣或以原職、或以新銜
致仕、臣在田野、焚香祝頌
聖壽萬年、國祚無疆、如是而已矣、受國隆恩、生
不能報、來世銜結、萬不敢負、臣無任瞻天仰

聖侯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鄒元標忠讜素著乃先帝簡用著遵旨前

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天下事壞在分門別戶錮賢逐賢說者甚

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 時刑部侍郎

臣趨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陷、同里遂有尼臣於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故兼程而至、至則舉國皇皇、人言甚具、臣雖至愚至腐、敢不避迂陋、敬以膚見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進賢推賢為事、以錮賢逐賢為第一義、遞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虛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之

多卒不能破此局面奈何奈何

和衷二字今日尤難

何朝不多事。其究也，大臣已歿者。恩賁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臯。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在朝廷。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主孤立，其家嗇杜門憂勤，一心撑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欣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以異此，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所以不和者何。論事論人。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

天下萬世兩語剴切之極

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根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一國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之也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

陽水鏡　指掌　向

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受、周起元一時偉望、今已推陞、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司吳達可、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俞樹衡、丹東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節宏猷、太僕少卿周汝登、學明正宗、光祿少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使馬孟禎、澄清志勵、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

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練壯猷、平生未竟之李瑄、可備緩急、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各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譾譾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繇光祿少卿、徑推遼撫、千年甲第、爲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往、跅弛之士在

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索瘢求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世才如荒年需穀為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鼎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著、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請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神京近、計道里遠近、剋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杜棨式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李禎督促至、臨以郡縣方面功大者、擬陞京堂、方

面陛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
爵祿、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
賞旣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
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
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守臣魏
濬、知府柴應賓、知縣胡良機、所練兵、可當國
家一隊、入三輔地、遇諸父老子弟、語以我
祖宗仁漸義摩、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

馬戶若不恐亡乃是西北大患公能被後終身能恤之惜哉

淪于戎夷。一旦都門有警。宜各舍身來衛。衛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覩山東。自西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其苦。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葺其黨。與大增馬價。卽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若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皆

陛下肘腋。肘腋固而後身體康强。臣愚謂兩省

遣餉宜減一年、不然或半減、或差次、國家無損毫毛、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價以酬、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祝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臣目擊最眞、心腸最苦、敢一及之、惟

陛下一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有世間念、爲國爲民、情不容已矣、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懷忠入告所奏各欵卽與議行該

部知道

續陳末議疏 時刑部侍郎

臣自癸巳歸里、灰心稿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陞臣刑部右侍郎、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

世之遇、似夢似想、臣即千死萬死、何能答天

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

白日、奉佐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

負

眞大臣之心眞長者之言

陛下、下羞艸茅、敬以田間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久負浮名、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卽默默矢天、此行有名相有家念不培植人才護國元氣爲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議、正賤此數語、非有奇策異見、總之不離人情物理、惟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衷雖熱、臣心甚虛、不敢以垂老[illegible]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如左、

拔茅永議

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人惓惓係泰之般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摧亦旣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愼之也察其故曰月且未一夫月旦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謂善者好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其所賤惡而辟未可盡

道學長老矢口吐辭自具休休有容氣象

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正大臣事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眞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名碩耆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世之不甘老欲屬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欲屬下非仁者事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礲、左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事爲少年亦非佺話三十年飽歷風霜猶嘵嘵然此必純

不掩功不没善深情

任血氣者則然臨老血氣衰矣山空木落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卽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闡幽末議

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炤以日月澤以霜露秉靈奮墮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亦無遺憾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逐而死者有力擔疆場見有未周不

嬿婉哽咽
痛傷死者
有知當稽
顙以謝

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而其一生英雄磊砢之氣、手埽攙搶之略、猶可想見、倘在今日、濟濟彈冠、今乃爲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夜臥小榻、夢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石星者再、遇一招提、上下磴道、始而訴其衷曲、既而峨冠博帶、臣請曰、公何冠帶、曰、上有我矣、諸臣英爽、諒有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炤、諸臣不得彰顯、他日

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爲國家廷諍者、巨艱巨患、誰復爲借箸者、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
天休命。
陛下亦嘗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諸郡國、夫郡國嗜善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孫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駁之費。謀諸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

今之遼餉不但再加而又繼之勦練二餉小民身家已難問矣可能保其兩不受楚乎

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一旦光華

臣願有請

遼餉末議

頻年奴酋為難征餉為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處剝皮人人吃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於下糧十石以上者猶可糧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足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祖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

也奈之何民不敢徙各兵各役工食摩肩擊轂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一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子共塡溝壑乎泣而訴蹙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若爲若未暇爲小民計小民以身家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葢謂商賈多擁雄貲取百之一抽毛於氊取窮民是求鐵於針也豈不洋洋足聽顧二十年海內翹勤者在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
行先帝與
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挠稅之門難言
二海濤拍天賈客帆檣多葬魚腹難言三願
諸臣熟計之也臣以為西江苦此而山東各
州縣苦與西江同山東四十三年始如水如
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囘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臣早爲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處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

理財末議。

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譏之。不知此迂儒見地。軍國大事。自九夷欵塞。財在外夷。無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鬢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

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田三事、

屯田

叅議吳撝謙言之詳、可試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鎭臣親審而心計之、有曰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爲屯、以屯爲民、官唯唯不知所辯、臣竊笑之、

得清屯肯綮

臣謂國初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數百畆者、或于原官量陞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國者、此臣愚真見也、

鹽法

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繇巡鹽不得其人故

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龍遇奇、孫之益、其遷也、國家欲鹽法之永無獘、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則諸臣人人奮厲、卽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國課不充、未之有也、至如龍遇奇巡三秦、巡維揚、濯濯皜皜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恤典、勞臣解體、飲恨何極、况在事俸已滿矣、司國計者何如計焉、

水田、

如徐貞明潞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時不、宜行之太驟、故紛囂四起、今宜付之有司、以漸而行、入孰不欲開粒食之源。令汗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能籌矣、

振武策議

今日奴酋作難、說者曰、奴酋強、臣謂非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盲史不足

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在金幼

孜從北征錄可查也臣謂非不可敵中國之

失筭也何謂失筭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

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易將兵

家所忌彼着着勝筭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

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

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爲者一天道神明

此文臣最難得

好生、殺我中國人民、以澤量諸人、寘寘鬱鬱、其必助我天朝、殲此虜無疑、無能為者二、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來、以官兵守內、勤王兵護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效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說者又曰無將、臣謂非無將無將將者、將不在武臣而在文臣、臣結髮登朝、五十年間、閱士夫推有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譚綸、王崇古、

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楨、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卽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趼跑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秇、文而文、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閲、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

是。奴酋聞之。必且胆落。以我素所酣習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皷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矣。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驛遞末議。

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彌盛。前者鑛稅役

典、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朝廷恤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軺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縉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間有游心濶大、不加簡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覩驛傳道、如范淶、如姜士昌、過客知儆、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

乾、用夫馬過五十名者、每年咨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有能如范淶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入優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保泰末議、

其一在簡、

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
洗心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
幾流光史乘、臣在田間、覩繁文日盛、眞意日
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不道垂橐而
返、不但垂橐、且負債、其原皆起於雄緊之司、
一倡百和、汙濁難言、彼不過欲陪奉一世歡

顏而已、面則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橐愛紛奢、入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家念乎、先是非無、禮儀也者、不過稱情而止、今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繇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靖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繇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口堯舜而心盜跖、皆欺不爲也、

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良難、總緣繁禮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閡、既不與世閡、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緣共汩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

非所親管者。若志士不自作主宰。亦向繁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束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輝朱映。所不敢加之上者。臣子遞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蹷遍借。以陪奉世界。不可令古道先生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卮破愁顏時。一宴費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害及至

此、想諸臣亦彼此厭之矣、臣願諸臣減茲
費。共安澹泊。澹泊則心淸。心。淸則可以軒然
一。生。無。所。求。於。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
能簡者也。

其三在和、

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
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
通、惡可不愼、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
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

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於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同何異。何親何疏。先正云、大者爲卿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王等、註選已定、必欲黜其異已、令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已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復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

烽燧自起干戈自尋正是今日世界讀至此段不惺然悟幡然

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人退居林下。惟炊而已。斧斤加於林木。此何爲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爲轉念。奈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於門。止曰無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迓天庥。若復尋戈矛於國中。奈何不起烽燧于塞上。此和之一字。今鑒往

攺者殆喪
心兩

昭來之對癥劑也。

其四在厚、

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厚所以承天也、含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於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不諝太僕少卿、一生自如之蕖茂木、力障狂瀾、進賢黜姦之趙南星、恬約邃學、三十餘年大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眞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

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薦、賀烺、此皆國之名賢也。啓事遲遲。物望謂何。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介報國之馮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涅不緇之王教、孟化鯉、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闡、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並封、心行雙清、光祿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

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慕義扶正之侍御何
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
事沒寧、故名諫之張棟、名侍御之錢一本、故
叅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
諸壽賢、薛敷敎、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
錄、重泉永閟、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雖黃
雜出。諸臣不負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
焉。俯仰昔人、君享得士之報、惟在厚恤臣下、
存其生、恤其夾、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世事

愚于任事四字拈出泉明苦心台楊南容杞說之論足見人心之不死也

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惟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闕儲餉、俾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楨下、不得世蔭、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力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

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以入一言。錮之重獄。戍之七閩、其戍也。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任道。臣老而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厚。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

右以上、諸議、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籌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其爲

重複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救闕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緣臣年老志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始慰也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續陳諸欵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乞嚴明振作以救臨危疏　時刑部侍郎

臣讀易曰剝牀以膚。于繫之曰。切近災者也。災曰切近。三尺童子。亦且知作何幹濟。堂堂中國。闔城生命。何啻數百萬。衣冠禮樂。培之祖宗列聖者。何啻數百年。今一旦將爲腥氣所浸。猶不大加挺奮。其不至俛首爲犬羊者無幾。其最可憂者。人一段柔儒不振之氣。積習難挽。如三侍郎熊廷弼。業有優詔。杳無消息。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

不至、急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君負臣乎、臣負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公侯駙馬伯、國同休戚。數百年紆玉拖紫。未聞其聚首揚摧。何以聚兵。何以應敵。問之、則曰家事蕭索、謀生不暇。不知今日不出身報國後亦無生可謀矣。人最親者、父母兄弟妻子、酋一至城下、父母兄弟妻子、各不相保、今不自圖聯絡里閈。大起雄風。滅此醜虜、後卽有血可灑。無淚可揮矣。滿城士紳、軍衛、諸生、素封、家

宜各自爲係、今悠悠然如燕雀處堂。士紳諸
生中。豈無父母兄弟妻子。無祖宗墳墓。無鄉
里親知乎。今宜亟長思矣。闔城中可執殳者。
計可百萬人。百萬人。人人一心。子弟衛父兄。
手足捍頭目。庶幾救保此都城。倘猶存一毫
柔靡之氣。斷送孤城。置君父何地。寸斬不足
以謝君父。臣念至此。腸夜九廻。臣本廢人、屏
足山中、三十年別無外慕、一旦觀光而來、至
都城纔十日耳、光景愁慘。人心渙散。接諸大

時事孔急滿腔憤懣一氣說出字字逼切

諭旨

臣各様本末深爲慶幸顧當太平之世濟濟名臣今當多難之日其胸襟其作用又當開萬古之眼如用人如理財在尋常謹條式固鎖鑰則可今官要人做錢要人用之時非拘拘循循時也素位而行職思其居平素可今則不可被髮纓冠之時非折衝尊俎時矣宜合各部院爲一部幷各部院爲一心同舟共濟城內城外何以布置後先緩急何以劑量其可以領兵固城其可以領兵接戰各舉所

知肘腋何以賑恤援兵何以接濟即萬分整頓猶愁紆緩乃言者諄諄行者悠悠倘酋至郊坰危急存亡在轉瞬間矣人心一奮則河山震動酋奴奪魄惟

陛下勑大小臣工共圖之亟圖之不然身不足以膏斧鉞血不足以灑飛塵臣自恨骨相乖蹇未從容逢太平之盛而皇皇講遏難之略仰瞻四極蹙蹙靡騁臣無任瞻天俟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各官屢旨嚴催偃卧家居全然不知君臣大義該部仍馬上差官守催如再猎延國法不宥

直陳當日公議情形疏　刑部侍郎

項東事洶洶、有言該用原任漕撫李三才者、臺省有言當用者、翰林學士公鼐亦言之、吏部尚書周嘉謨、聞而曰、只要科道無異議、我用何難、既而聚于左角、以簿令臺省書與題者、及不與題者、各攄所見、臺省始而言當用者、盡皆異指、諸部卿書曰從衆、復苦促臣書、臣直告諸臣曰、臣甲申官南都時、與原任都御史魏允貞、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

龍、及李三才、朝夕相處、顧臣局曲褊小、南北風烟、久不相通、乃有借臣以攻三才、今復欲臣書不與、臣心不安、明明說破、別無兩端、諸臣所共聞也、臣熟思之、其用也以救燃眉、是在諸臣、其不用也以需論定、亦在諸臣、臣何敢必、遂書無必二字、一切意外不計矣、退而有謂、臣違衆者、臣語之云、是亦從衆遺意、令我老而屈曲、同心易面、則我何敢、率我真性、完我亦衷足矣、近覩科臣汪慶伯疏末偶及、

未指臣名，意固有在，朝廷衣冠萃止，非斥人之地，犬臣比肩事主，臣非可斥之人，同寅論事，塤篪迭奏，唯唯否否，從古已然，亦來點綴兩俱不受，鸞輅雍雍，臣竊有志，念臣少而用罔，浪得浮名，思惟有刻落名相，獨歸眞寔，以還造化，常自考久住田間，只曉得一箇惻隱之心，充得惻隱之心，故不樂聞人過，臣前疏已言之矣，且大臣老臣言臣，各自有體，英風磊落，此言臣事大臣老臣，非甚大關係，惟有

培養元氣一着、蓋
主上冲年、培養君德、有講幄在、崇正禦邪、有臺
諫在、諸大臣協恭和衷、
主上獨斷總攬、治平有日、不必汲汲、此臣之迂
見、宜知之者鮮也、臣又思一李三才也。用則
用。不用則不用。瞋目語難。令彼而白首田間。
三才便宜事。臣兩疏中未嘗及三才一字、亦
懼長鬪爭風。臣心可鏡矣、臣雖無心。付之廓
然。聞者有意。共相愕然。夫事。端。尋。之。即。有。蹄。

涔便起風波息之全無浮雲亦是青天臣老
且病惟有一去以明不負伏乞勅下吏部俟
臣供熱審之役後容臣早歸田里臣沒齒無
憾不勝感戴矣

天啓元年五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鄒元標心跡自明不必置
辯

敬陳大獄情繇疏　刑部侍郎

先是左僉都御史王德完、敬陳三策、內有決大獄一欵、意勑法以彰國憲、以愓人心、茲奉聖旨、楊鎬李如楨、原俟徐議、今既如此說、准從寛議、欽此、臣讀至此曰、

陛下眞得中孚議獄緩死之意、仁君如此、昆蟲草木、將來無不在春臺化育中、臣等因得以不溺于職事、踴躍歡喜、更復何說、惟是中外人情洶洶、謂臣等法官也、執之而已、孟氏名

言、臣等豈宜骫法、允宜執奏、其語李如楨也、曰劉保扳寨方新、奸宄窩黨遍布。當去一。韓宗功係其至戚。走入奴酋。為禍叵測。宜斷其根株。當去二。遼東

祖宗疆土。一門父子兄弟。剝削各衛官。如掌印如生辰。如節旦。衛所各官。無不揭債剝軍從事。至令遼陽家家罄空。人人思亂。當去三。自李氏封伯來。交結中朝。蔑視士大夫。臺省諸臣。無不發其跋扈。諸臣言方脫口。被其陰計。

落職不復。陽者如李琯、如馮景隆、如張鼎思、不可數計。當死四。從李氏起家。金貂滿座。炎炎隆隆。何功堪受。當死五。諸撫臣至其地。與之異指者。輒以兵事挑之去。當死六。身在縲絏。家丁擁衛。意欲何爲。當死七。

陛下雖寬仁如天。如楨當自爲計矣。至于楊鎬、臣部司有言其與律例不合者、有謂其不宜聽人言、致三路兵肝腦塗地者、有謂其一紙馬上催促進兵者、尚有入有謂其壞遼事者、

自郭光復始、如張濤、如李維翰、周永春等、不獨鎬一人、死者宜加究奪、生者宜加逮問、始足服楊鎬心者、似合

陛下徐議之旨、夫法之所在。天子不得私其臣。子不得私其父。士大夫不得私其友。如金之堅。如四時之序。期於必行。

聖旨一布。爭相揣摩。以爲何從得此。臣謂盧受謝事。諸內臣受事方新。即凛凛洗心奉公。猶懼干憲紀。未必若是愚矣。臣爲

陛下守法、熟審伊邇、聖神在宥、苟可爲諸囚地者、臣等當尋一條生路與之去、今如此、是使臣不得其職、如國紀何、大士夫之筆諍。何如匹夫之眞心。閭閻之斧鉞。卽是朝廷之令甲望

陛下無以臣言爲贅。臣敢昧死以聞。

天啓元年六月　日奉

聖旨朕登不知刑獄自有法司但王德完獨非法官昨因朕大婚時他每紛紛危言恐嚇不

已朕意從寬二字可安反側且偶查得李如楨父李成梁勦殺奴酋祖父今似為奴報讐失邊將心故因王德完奏請方令議處今據爾等奏除扳案至戚影響未定其餘即說是他父兄罪過亦非一人係何律條輒云當處爾等法官如此議罪恐亦難得無冤這所奏楊鎬李如楨既如此說都照舊仍候徐議不得再來紛擾

語冷而激

都門勢孤敬陳一得疏　刑部侍郎

近言遼事者蓁衆矣中間

陛下以爲可采而衆有厭之者臣老復不曉事敢掉入厭棄之林第臣聞食君祿者憂君之憂臣雖至愚極陋常思國家倚遼爲左臂今遼已陷左臂已失近雖言恢復所靠者天地

神靈祖宗德澤

陛下聰明睿知如日初升諸臣畢命竭慮襄力於下奴酋積惡貫盈無不滅之理是則可恃

耳臣嘗語於廷曰守京師河廣寧山海此終

朝計復遼陽此千百年之計額守三岔廣寧

山海終于神京可慮臣夜偶思

高祖都陪京江左江右淮海泰山而四維之稍

稍有儆三省咄嗟響應惟是

成祖都燕京無一省城作鎮爲左右臂意當時

艸造之初

成祖自恃神武而

仁宗

眞爲可恨

宣宗守文之主。及三楊諸臣。不暇爲遠謀。遂因仍至此。臣欲請從薊遼建一省城。密以告於兵部尚書王象乾。象乾曰地方稍窄。臣退而思之。貴州一彈丸地。亦建一省城。爲滇黔楚蜀轂。似未窄也。臣嘗恨前此諸臣。視遼太易。處遼太踈。倘撫順瀋陽開原鐵嶺。立四大郡。以遼東作一省。藩臬郡縣。責相望于遼。遼舉動。都下得而聞之。亦不至於靜聽一撫臣。與兩道臣。及李氏父子猶擬同行。大家取富貴

飽妻孥。至國家受此無窮之禍也。言之髮上指冠。臣讀諸臣奏疏、所以爲國家綢繆者至詳備、但言從薊遼着精神、其見良是、以臣愚見、有一省城。則敵臺屯堡。自然日積月累。喜峰桃林諸口。自然日修月築。撫臣持斧於上。方岳持憲於下。濟濟師師。未必皆瞞心欺君。顧身忘國之流。豈無一忠義者岳峙于下。苟得其人、將故兵部尚書譚綸、總兵戚繼光、所建敵臺墩堡、循故績直至山海、烽然改觀、固

薊遼所以固都城也。固都城所以固祖陵也。必有以費重爲言者。臣謂薊遼一固。即西酋每年欵賞內。可漸次減省。奴酋無謂不來。來而必數挫其鋒。始可奠國家磐石。形勝壯而又壯。門戶固而又固。防範密而又密。一時之費。千百年之利。願計臣從諸祖陵起念。無作寒酸態。見小利。忘大害也。此一役也。用萬金有萬金之利。用數萬金有數萬金之利。着着皆實事。步步皆實地。此可使還至而立有効

者也。且都察院察院衙門、俱已舊建、惟是都

布按三司、徐徐圖之、其力亦易、或又謂三巡

撫在上、而各郡體統亦尊、不知巡撫、彼此不

相下、守體雖尊、人終易視、事體渙散、聯絡良

難、總督提衡。如裘挈領。如網有綱。臂指相使

犬牙相制。命之勤王則勤王。命之禦虜則禦

虜。不知諸臣以爲然否、諸臣如不然、亦不必

覆議、臣請罷此議、俟之異日、如往日海運水

田、昔爲談資、今爲美政、必有行臣言者、此臣

因諸臣議備薊遼疏、有感也、臣近覩翰林左庶子趙秉忠、一揭數萬言、大都爲青州畫守土計詳悉、臣讀而嘆曰、以一郡生靈、尚關念至此、都城有

聖主在上、公侯將相、卿寺臺省郎署、何等衆多、無一人言及城內布置事宜、豈視一都城不及青州、即徐光啓所請刱敵臺、預防遠猷、尚未興工、臣默自傷心、臣請問諸臣、奴酋萬一至、城門必閉、城門閉、縱各倉可備半月米、而

銅柱空峨
絲綸未錫

煤從何入小民不能舉火有難言者不可不思也各巡城御史宜默默料理各城宜擇數處備一月煤其價借官銀數萬他日得價可償此可安城中百姓之心各城排門何以徵調各巷隘口何以堵塞不可不熟計也寧備而不來無寧來而不備京紳亦當以此倡一城梓里烟婭此臣之愚慮也臣因是而嘆曰昔人云有頗牧不能用今始信之少保羅通爲國守居庸關居庸人祀之禦虜功載在實

有懷拊髀
千古興嗟

可哭可哭

錄一代奇臣國家猶斬兩字之褒譚綸爲國家北征虜南征倭功在兩浙今猶膾炙子孫僅得一百戶不能襲今即有譚綸戚繼光羅通諸臣亦不爲世用矣國所以待功臣者薄也近時事事弛矣人人玩矣數十年積習振之不起觸之不動每逢

陛下臨朝

陛下端拱於上朝班寂寥翰林臺省外蕭蕭黃髮老臣餘如文如武諸少年多從枕上喚醒

銷隨朝米。豈在榻前臥薪嘗膽耶。可謂無人

臣禮矣不思

陛下冲年、蚤作夜思、宵衣旰食、果何爲者、臣記

神宗朝、朝罷。月色冉冉。光分衣裾。每扎朝不到者有罰、今似當舉而行之、文官罰俸、武官罰隨朝米、以肅朝綱、此臣之與時左也、臣頃覩

陛下贈孫如法光祿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臣

捧讀曰、

陛下至仁、天覆至此、如法生前不蒙錄用、死後

猶蒙大澤、眞仁君盛事、惟是當時以言事去
國、臣所題諸人、久從故紙泉壤中沉埋、似再
當差次提起、以廣皇仁、臣當時忘題者、尚有
主事顧允成、一塵不染中人、馬應圖、陳嘉訓、
亦貧溝壑中人、李沂、盧洪春、慨慷激烈中人、
并爲上請以俟
陛下采擇、林下有可用者、亦當錄用、臣近聞爲
人波及者、如胡桂芳、如李植、如金士衡、如葛
寅亮、皆濟世長才、豈宜長困林泉、如吳達可、

不知寒與不知春何等懸絕願當路者看至此念之念之

姜士昌、安希范、皆爲異時人矣、夫世有當路之臣有失路之臣當路臣如坐煖室融融藹藹不知門外寒侵骨也失路臣如坐闇室凄凄切切不知庭前春幾回也當路而不恤失路之臣寶山空歸諸臣子孫及幽魂望眼穿矣臣與諸臣同在錮籍、叨冐已過、受享踰分、千了萬了、臣再不言、他日無顏見諸臣九泉、此臣覩贈孫如法事、有感也、近從山東一路來者、道驛遞之害、爲烈更甚、山東連年大旱、

小民不得耕、多以身爲夫、每日止得錢二十文、半以付長、隨免敲朴、苦飢餓、流離何安、臣項疏有驛遞一欵、今朝覲伊邇、望

陛下勅兵部嚴爲題覆、速爲拯救此一方窮民水火、此事不大整飭、滔滔江河、何日之有、徐州各驛、已泥垣走矣、如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入覲郡縣、各帶毒弩十張、來以自衛、去以存京。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各郡縣、各帶硝磺百觔、在彼爲不費之惠、在此爲

燃眉一助、火器山積、急時得用、先朝有以兵事而徵馬各省者、此特眇少費耳、勿以臣爲小言、至于各省遼餉、雖不宜遽減、然諸小民兵皂、工食三兩六錢、扣其半、非所以安小民、在京師各衛武弁、亦當體恤、在司計者詳議之耳、再炤國家有任事臣、有言事臣、任事臣艱辛萬狀。仔肩艮難。言事臣思慮千端。肝腸艮苦。非任事無以開言事之端。非言事無以堅任事之心。彼此同心。和羹相濟。成聖天子

激而欲罵矣

初政。其隱其仕。各各不負。亦不媿墮地一回

臣遐思虞廷僉受敷施、九德咸事、曰僉受、汪

汪太虛之量、猶可想見、曰九德、中間必有矢

口陳謨者爲一德、雖有言者未必有德、亦未

必無德故曰載采采、願起艸諸臣、概查臺省、

及奉

聖旨者、悉爲題覆其可行、某不能行、明白開列、

無一概弁髦老臣迂濶者。開既眊之雙眸。少

年未練者。廣却顧之卓識。廓僉受之雅度。法

載采之芳規臣退耕丘隴亦無所憾矣

天啓元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據奏感時言事具見苦心薊遼邊鎮軍衛捍禦便于郡縣建省似難輕議餘關切時務的該部議覆

陳明法守疏　刑部侍郎

先是

陛下怒高出之全生、而妄倡棄廣寧之議、赫然逮之、逮而付之法司、至公也、至斷也、遠近諸臣、無不聳服、自逮後諸臣始有言其守奉集有勞勩、而守土責有所屬、宜比寬政、後經略熊廷弼至、言之甚力、特疏爲

陛下乞出共事、蒙

陛下下諸臣議頃各部院寺、齊集闕廷、諸臣皆

言經臣衆若宜以出原官或降一級令之戴罪立功議無異同惟是臣部竊以爲不然凡君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欲安國在尊君欲尊君在行令臣等爲

陛下行令之官不然

陛下赫然下逮捕之令又忽然以衆議而輕之一高出也足不登司寇之堂目未覩司寇之面是

陛下之令不行、臣等溺其職也、語云、令出而不
入謂之壅、人主擅生殺予奪之柄、以馭羣臣、
期乎必行者、君道也、人臣守隨事盡職之常、
以奉之上、不敢阿私者、此臣道也、臣等何人、
敢阿私以欺
陛下、敬陳情上聞、
陛下念經臣熊廷弼、孤掌難拍。以高出生而賜
之也。是在
陛下。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兩得之矣。如以爲

令不可假。威不可褻。或仍法司所議罪。俄而成獄。俄而解網。惟封疆是重。亦在
陛下。高出捐軀、當必有以報
陛下、不然、臣等三尺具在、惟
陛下財之、再炤今國家事急矣、昔之不敢欺主、樂爲主用者、畏主之威勢與法令也、令法令弛不行久矣、有一番振作、便有一番擬議、使人得逃于法、則法安所從、即如廷弼須言高出之才能勤苦、故是沖襟、不沒人善、鼓動豪

傑、作用、然藩臬中如是才者、豈曰無人、惟在當事虛而采之、公而用之、不患無爲國禦侮者至、此臣等愚見也、容民蓄衆。故利用師。此經臣事。明罰勑法。故利用獄。此臣等法司事。言臣有口。史臣有筆。勿以臣等守法無人。臣不勝瞻天仰聖、徼切待命之至、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等守法高出久到法司何不早爲議請適部院同辭奏上兩部列名奉有諭

旨戚藩總在朝廷所奏知道了

熱審乞勅諸臣視事疏　刑部侍郎

臣等待罪西曹僚長則黃克纘也頃克纘疏

請至再至三

陛下昭其心跡賜之溫諭惓惓以熱審爲言克

纘可以出矣猶然杜門此于大臣之義必有

不安且如戚臣張國紀一疏事已下部科臣

阮大鋮疏云須直窮到底姦犯劉于簡一獄

臺臣梁之棟城差且滿不見歸結疏云爽鳩

之署錠署未彰國憲所致望于臣部者實爲

臣等官守此皆關係最鉅非克纘一出誰爲
主臣等望克纘之宜速出也又熟審故事三
法司同事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至八請
陛下諭留至再至三可以出矣猶意欲堅決此
于人臣肅恭之義必有不協且二臣不過以
入言偶以公事相激耳克纘德完事兩
先帝事
陛下有年嵐猷亮節白首一心誰不信之夫太
臣見地與少年自難相同而少年計日必爲

大臣始知老臣所處有若心有情境難語人者二臣可忘言矣又

神宗大祥、

光宗大事、在七月八月間、二臣不一拜奠、不一執紼哭送、

二宗深仁厚澤、豈遂忘之、而甘蹈不敬乎、無論熱審事矣、臣等爲二臣重之、臣等又惟師出在邇、語云、師克在和、願從此諸臣惟靜惟和、一德相與、以感格天心、用成丕績、周子曰、靜

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諸臣平居講貫、何嘗不曰德曰道、臣等願與諸臣共相圖維、以臻治平、

天啓元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黃克纘王德完論覆何止再三、豈得徑情瀆陳至稽國典、

皇祖祥期

皇考山陵在卽堅意求去臣子分義安在着遵

屢旨卽出該部知道

乞恩卽行闡幽之典疏　刑部侍郎

臣聞天下事。有談之若迂。視之若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可無者。則今日議恤已故諸臣之類是也。先是光祿少卿何喬遠、具有推廣詔書以光泉壤一揭、臣等亦以此呈之閣部、閣部意亦諄諄、顧業已奉旨、未蒙卽行、總之諸臣生前身後、無如命何、臣等心切傷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類相食、臣等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不如矣、或有謂

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塞其請、當事遲回、良有深思、不知品陟博訪、輿論有歸、亦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欵諸臣、俱蒙恤錄、即

穆廟登極、分列三等、後炤等推恩、最爲簡易、今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昭回、亦諸臣所樂爲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折、倘甲而未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

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位過其分、今並立殿陛之上、龍鍾老態、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骨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爕理陰陽、錄用臣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殘紅落葉、總屬化工、寒崕枯骨、半是英賢、旣使現在諸臣、有目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鬱以干象緯、萬方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諸臣蚤圖之。

天啓元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議郵遷謫已故諸臣該部即與查覆

集議遼餉以濟民水火疏　刑部侍郎

臣聞溺者望援焚者望救此情理所必致者今四海之民爲遼餉坐水火中者久矣朝中談及無不攢眉蹙額有謂與國運相爲消長者有謂寧失一遼不可失天下人心者謂遼一失猶可復也天下人心一失不可追也臣一日語于朝曰俟戶部尚書汪應蛟至當亟爲議處左侍郎臧爾勸曰民困久矣一日不除爲禍更烈臣思爾勸之言救民水火之心

也。其必有以辨此矣。以臣微見，千思萬思，敢

熟數

陛下前，其一曰加鹽課。民食鹽者少，食穀者衆。一日無食則饑，數日饑而死，未聞有不食鹽死者。海水所出無窮，鹽客之利亦無窮，即量加非過。或者謂鹽額時虧，尚堪再加，臣記丁亥戊子年間，運使甘一驥自完正賦外，又完上先數年逋負，又出濟東魯一省荒，又建闢數座。東魯父老現在，兵部尚書王象乾可問

也。此。亦。人。臣。也。其二曰鑄錢、諸臣言之屢矣、言者自言、止者自止、不知何意、談者謂宜在荊州鼓鑄、葢荊州滇蜀之銅所聚、鑄易爲力、今都門錢貴極矣、不一速行、更待何時、臣記得太常卿洪文衡、在南工部、領銀八千鑄錢、每年省國家數十萬費、大學士李廷機心服之、現在可問、今南都郎署以爲美談、而尚書王紀、首以此爲濟時第一義、所當亟行者也、其三曰稅契、往年稅契爲名耳、徽州休寧一

縣稅契、相傳不可數計、多有屑越爲貴人地者、各省縣不能比休寧千百之一、亦宜如往年、屆例及時明解、無得爲奸胥侵欺、其四曰香稅、泰山太和香稅、宜暫移以急國需、二省巡撫、趙彥熊尚文、清貞任事、必能料理、亦神所睍也、其五曰平議、昔年各省行稅、半係各縣包賠、今言復客稅、恐開求出挖稅之端、宜令撫按行各縣、各縣同士民公議、原數若干設法議助、無稅之名、得稅之利、此與從細民

升合起科者、相去天淵、其六曰衛所指揮千百戶、及各土司應襲、遭吏胥勒害無筭、三考吏辦官、辦遠赴京、費亦不貲、宜行撫按、于該省軍衛省察土官、查無違碍、軍衛官預扣兩年之俸、土官每名百金、三考照依原納辦數、令之納銀、解布政司類送、免其赴京、亦彼此兩濟、人自樂從、文書隨到隨發、不必更令吏胥刁難作生涯也、其七曰義助、

世宗朝欲征倭、溧陽史氏助銀滅倭、後海瑞欲

開吳松江、史又贈銀開江、奉旨贈太僕少卿、
神宗朝歙縣吳氏助銀數十萬、一日拜中書七
人、今吳越秦晉稱名閥巨商者、豈曰無人、有
能倣而行之、
陛下不妨以爵爵之、爵上之所與、出于口無窮、
彼必有樂爲之應者、其八曰承運庫、及南京
十庫、所藏幣帛、半朽壞不堪、宜定價出與小
民更易、或令作邊上和市、其九曰南北各都
御史、各差御史、各左布政、捐公費以濟燃眉、

事平卽復、其十曰南京後湖、每年駁語黃冊
除後湖書手造冊工食外、宜查助以舒公家、
事平卽復其十一曰各省都司、有空地子粒、
每年備兩司見兩院時飯、及進表買辦者、宜
查出以解民困、如是或可足往年糧餉之額、
不必與市井細民、銖銖兩兩、至令彼㬥㬥終
日也、諸數倘不足、再爲設處、
陛下下尺一詔、或盡除加派、或除十之七、是救
民水火之中也、雖中有不能不取之民者、然

加派頭會箕斂、取窮苦愁壓之民、此擇可而取、取各各有事之民、願廷臣集議、如有未備、不妨商確、公事公言、何嫌異同、雖然、餉既備矣、諸臣亦當念及此點點皆民間汗血。閭巷不知費幾數血淚、有司不知費幾數推敲。上有青天。幽有鬼神。外有公論。即近日渡海求生數臣。登萊人萬口萬目。不能盡掩。全其生而往。[illegible]

聖主浩浩之仁。舍其生而報、罪臣補過之日。功

無貴速成。必好謀而後成。謀無得輕戰。必固守而議戰。酋多狡計、無輕信而墮其計、維經臣撫臣、同心和衷、庶幾有濟、臣嘗思國家景運、非漢唐宋可並、臣須登列祖陵、覩王氣、鬱鬱葱葱、聖祖神孫、千百年靈長未艾、矧

陛下天賦聰明睿知、蒞位以來、天與人歸、山岳效靈、鬼神助順、蕞爾小醜、行看掃盡、惟無急追、但固我疆圉、待彼有釁可開、未爲晚也、此臣之愚見也、臣又有進焉、臣伏處田間久、熟

虛糧之害于身受之里中人破家亡身往往縣此閱之不覺涕出

知民間涼燠狀而民最苦者莫過虛糧一事虛糧有窮民急于得銀減糧額以售者有富家收糧未盡子孫不知來歷爲祖戶所遺者有水推沙塞者臣鄉有人烟輳集雞犬相聞稱壯鄉者未幾爲茅屋石田矣又嘗見人之楚之蜀之粤久而忘歸者問之以虛糧故作逋客夫虛糧皆始于審圖時富豪爲政畢門下戶仰富豪鼻息所稱允服詞者政情屈勢迫不敢不允服也臣在里中與令臣縣者一

至哉言也

此一段是賢臣頌亦是勸世文

一言之、如孫之益、溫皋謨、審圖力淸此弊、脫去虛糧虛丁頗多、一時民稱甦息、夫此雖以甦民也免催徵敲朴之苦實所以禆于官也雖有禆于官公賦不損亦所以禆于國也臣瀕行亦以此告本處郡縣、各郡縣亦精心欲爲民紓此愁城業有次第、願臣省皆如臣郡邑也願天下令皆如臣省郡邑也願天下士紳皆如古人之心也古人之心無他奇特自墮地來讀聖賢書受君父恩除安人安百姓

一項進賢冠上頭便得志矣轉眼消歇猶不顧那管澤民

別無學術別無報稱百姓有憂卽爲之憂百姓有苦卽爲之苦百姓有欲處卽爲之處故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澤未加民漫言得志此不過榮身肥家之人未可言得君行志也其究也華田美屋與荒田茅屋同滄桑變態轉眼消爍如之何不熟思也臣又思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四者鰥寡孤獨是也今爲虛糧受楚者半鰥寡孤獨之人哀此煢煢何辜至此爲郡邑而留心民瘼至此者必

爲循吏爲良吏不然必是酷吏庸吏酷吏徵收不前必至敲朴非酷如何庸吏見勢豪不敢問非庸如何撫按不留心責成郡邑以開除虛糧多寡爲殿最所稱持鉞乘驄者何事

臣願

陛下勑計臣詳爲題覆無概如道臣疏令之留在部中徒令國計無處小民無告彼此報君報國在此一着諸臣無以爲泛言臣又惟今談吏治者上之重望撫按下之過望郡縣官

人人能言之。臣惟撫按尊。尊則于縣官遠。邑令勞。勞則情狀良苦。為令日。令猶苦繁文日盛。應接不暇。惟是朝廷各處設守巡二道曰觀察。觀者示之則也。察者察民之故也。此其于關繫。良非細矣。曾見有屬吏持尺帛寸絲。登撫按之庭乎。所以望之嶽峙淵澄。曾見有縣官不持儀物登觀察之庭乎。生辰令節。廷實畢陳。情根欲根。遞相灌注。堂堂法司。恐一塵眯目。四方異位矣。撫按銓曹。何所憑依。良

令受其扼塞蒼赤安所庇蔭臣嘗言吏治惟西江可觀而湖西又稱極盛此外如遐陬僻壤天高日遠任其咆哮勢不可問海内如之何不貪不徙不怨咨也臣束髮見知除現任南北三四大臣外不必言則有知府張振之汪可受范淶竇子偁衛承芳許孚遠丘度伍袁萃彭應時曾皋陳以躍賀泚蕭廷對鄧以誥蔡承植張偲楊植此皆清時孤鳳琴鶴相將之清臣也此臣所知者未知者諸臣不妨

歸責守巡亦是

再拈、知諸臣雖效雖隱齒類猶芬、使人聞之、有艷心焉、今天下嚴于責撫按、而寬于責守巡、所以吏治不清、法紀不張、不知守巡者兩臺與郡縣之轂也、轂不轂難稱、民韋觀不觀察、不察難稱司憲、臣謂宜超遷清品、以使之勸、又重懲汚濁者、以袪其垢、庶幾海宇一清、不然、今日堯舜在上、不能化而入也、臣又惟中間亦有豪傑賢哲、但隨方就圓、不肯拂情、不肯立異、遂站脚不定、臣言未必有濟、然以

此言呼醒世間大夢。得一洗坌埃。未必于世無補也。臣因論遼餉而及虛糧觀察二事。臣老且憊。時時薛蘿在念。寧復知有忌諱事。報國日短。憂世心長。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臣亦憂民之憂而已。

天啓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國計民隱着該部集議具覆

敬陳愚悃疏 刑部侍郎

先是南臺御史王允成疏內、有臣與僉都御史王德完、徵有參商、臣向德完曰、兩禿夫名乎。官乎。名與官、臣方慚愧不暇。此無異兩村農攜手邑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茫無以應也、德完屢疏乞歸、臣過語曰、

主上隆恩、羣臣推轂、出固難、處亦不易、且

光宗皇帝、大事儼、邇、非臣子言歸時、德完不以臣言爲不然、臣又語曰、我年力已過、自度已

審、束裝弛擔、即有來舟作歸舟之誓、里中姻婭所時聞、亦德完所聞也、今南道御史趙應期語云、德完如去、臣亦必去、臣業具疏上聞、數有止臣言者、臣遂止、今臺臣李民棟、又言及矣、據兩臣言、是臣去留在德完、不在臣、如孤舟飄泊。隨風行止。此語既未知臣。亦非所以知德完也。臣年長德完數歲、形容摧殘、迂腐自安、德完才學力量、百倍于臣、方出山、正宜期之作世津梁、動輒以一去、與腐臣衰臣

並提亦非所以成德完也易曰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兩人原不自失或去或不去總之惟義所在不必爲兩臣過計也人生墮地各留一影暫寄人間甲不問乙乙不問丙流行坎止原有定數形骸爾我自障障人臣之所恥亦臣之所懼也昔有語都人士各分畛域相靡相刃者臣語之曰天下神器不可執也執之者非也空中花果無蒂自落俯仰疇昔真成夢幻今無端又借兩臣提

唱、此必有交搆其間、臺臣爲其所惑也、臣嘗
語諸臣曰、識時務者是在俊傑、
今上冲年、寇在門庭、惟有同心共濟、以毗一人
以濟蒼生、倘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
不孝、矣
陛下用臣、與父母育臣、固相期以爲忠臣、爲孝
子、若不在朝扶元氣、培善類、救萬民、鬼神亦
陰殛之、以言救黨是抱薪救火也以身植黨。
是披襟受矢也。黨人與黨于人者、皆不自愛

其身也。臣自入朝了公事外、言臣即素相慕向者、一刺外絕未嘗過而問焉、世途嶮巇、風波無味、即簡懶非過、若如四十年前、三三兩兩、口若馳鏌鋣、心若懷詛盟、臣自少恥之、通籍四十五年來、諸所爭事、竝無臣名、豈老不知痛癢生活至此、臣以此言上聞、蓋欲使天下曉然知世間自有無偏無黨之路、立朝自有公平正大之體、今日何日、今時何時、共圖禦侮、固我門庭、是所以報君父者、若從屋裏

起戈矛，非純臣事，應期以晚業期臣，其意良厚，不知古人由而有為，迫而後應，非有心求可求成也，三十年前，臣尚能驅馳以効一臂，少旣蹉跎，老亦何為，仰思千古，逐客流人賜環有可紀述者，自歐陽修、范仲淹、王守仁外，即賈誼、汲黯、鄒浩、胡銓，長沙、淮陽、田州、瓊海歸。惟史書其間關狀而已。豈其膏華竭于暮年耶。抑長駕促于短馭耶。臣惟有全歸一路。白心馴行。以報清時。以謝知己。舍周道而別

求波斯。舍平淡而別逞雄奇。必非素位臣萬
斂不能。良棟與臣未面、閱仕籍合州人也、合
州鄒智桑梓之邦、其人雖往、其風猶存、記臣
往典司封郎時、曾題鄒智竝贈與謚、竝不以
官爲輕重者、大學士陳于陛、過而稽首曰、此
我鄉先輩、重勞存念、我輩且愧且感、今輔臣
何宗彥爲之請謚、先輩流風、今可想見先輩
眼孔高、胸襟大、相信相期、在名相區域之外
臣欲歸也、以老以病、夙存于心、臣去、非潔身

留非干進、宵燭末光、獨往獨來、決不用人爲行止、良楝可信臣言矣、臣請得竟言之、南都流傳、與言臣誤聽、想只爲會議李三才一事、當日情形、六卿臺省具在、一一可問、臣未曾强言三才必欲用、德完亦未嘗言三才必不當用、但云山海關可用、若入中朝、我亦不肯、當日言止如是、何同何異、何參何商、定者自定、波者自波、臣虛舟視之矣、不謂今日溢言、勞臺臣卜度至此、臣愚謂今日人臣、當自愛

其身、自愛其身、而後能以天下之身爲身、以天下身爲身、則宗社安危、萬方愁苦、可驚可懼、可哀可憐、方被髮纓冠不暇、寧暇爲人言所惑哉、臣疏欲上月餘而止、茲不得不言者、恐蔓延日衆、人國無補、臣故敢瀝衷以告、亦欲與同心共知共繇之而已、

天啓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簡用老成正欲同心共濟這所奏具見公忠維世之意御史耶奏已有旨了

公此一疏爲黔籌畫盡矣非於深林密箐中旰衡日久不能如是透切

直陳黔省夷情疏 刑部侍郎

項者

皇上初登寶極綢繆東事宵旰良苦而邇又以黔事告者曰苗不治禍將日深臣竊謂患不盡在苗也爲道路梗者苗止十之三而播弄可恨者益有數端請熟數

陛下前其一曰馬戶店尺凡自楚入黔者道必繇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鎭遠而上自滇問楚者必繇平夷亦資孔普安州安南新興而下

輜重若干、馬戶店戶、盡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線索先通矣、如北直店家者然、節節布置、人人聯絡、客與遊宦、未有能出其轂中者、出而劫于道、則有浙江江西四川湖廣、流寓久而不歸、及市魚鹽瓜果為生者、多攙入其中、久之化而為苗、苗倚之為命、諸弁兵徂詐、多出其手、又諸紅兵哨兵。陽屬招募。陰為苗導。所劫客貨、紅兵哨兵私而分焉、哨官亦有貓鼠同行者、可恨也、今欲處此、令道路無虞、臣謂

甚善

不必用兵蕊苗之性如走鹿然東西徙倚不可方物大兵之集其風必遠彼偵兵來楚粵滇蜀深山大壑便足藏身草衣木葉便足益頭洞猿巖鼠便足充饑大兵不能久持一退彼復至矣如箒掃竹陰箒去陰存此惟在處置得宜服其心得其情耳不服其心不得其情年年稱兵迄無了期道路所憂者不過鎮遠、偏橋、興隆、清平、楊老、平越、新添、龍里六衛、六衛中苗出入、不過秤鈎坡、孫家墳、楊柳衝、

破的語

東坡、相見坡、觀音坡、界牌、撫化衝、平蠻哨、老軍關、右坡坡、長衝、毋猜洞、水橋、數十處、上官不知、各衛官未有不知茵之寨。諸縉紳武弁家。多置佃焉。與之刻木爲信。數年不爽。豈有能奴使之信。成之而不能治之耶。臣愚謂不必另設將官。宜以清浪新添兩叅將。都清鎮遠兩守備、于六衛互相巡視。遴各衛精壯驍勇、屢立戰功、如麿龔指揮戴應龍者其人、與各衛官相叅而用。計時瓜代、朔望令馬戶店

戸、各遍執結査比、有事者輕則罰、重則戮、若是、得其要領矣、又令諸官於各險隘出入處、每處建敵臺一座、彼敵臺與北邊不同、一臺費百金、即稱金湯、蓋其灰與石價廉、而工省也、又令有才者買紅白布、弁襍繪、入壘、宣示
國家大威、
聖皇不殺之恩、然後設苗總甲以總苗事、又於其出入孔道、責令熟苗聚屋而處、如保甲然、又闢地與之市、凡三日一市、令各土官、如獨

將官張、虛聲徼兵徼賞萬人一心

山、如平州、如爛土、如豐寧、如凱里司、如樂平如平代、如平定、吳王二司等各畫界而治、其地有犯者、問諸土司、土司法、視漢更嚴、如是處置、再不寧靜、用兵未晚也、語寢兵之說于黔之總兵、總兵不然、問之參將、參將不然、問之遊擊守備、遊擊守備不然、其不然者欲興大兵一以緩失事之誅、一以飽家丁之腹、一以徼報功之賞、其心如火之始燃、欲撲滅之不能也、故多不然也、不知諸苗出入劫掠、條

聚倏散、乍多乍寡、亦無紀律、亦無車馬、所恃不過綿被一牀、毒弩一張、登倭虜比、有好將官、用心料理、不煩當事血指。小小瘡疥、抓搔之而已。地止數百里。上自總兵。下至守備擁材官及衞官數百餘人。食朝廷無數錢糧。犬馬尚思報主。動輒以兵事鬧總緣朝廷三尺。久已淩替。將官失事。未有蒙誅戮者。倘有法無赦。彼自將凜凜畏法。不暇爲偷生計。大都言興兵者。非良將也。語云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寧可以萬不得已之心，行一二不得已之役，二三十年間，如播州，如皮林，如路苗，如諸老苗，郭子章張鶴鳴，手提一劔，力掃攙搶，爲地方久遠計，屈指黔不得休息者，蓋數十年斗米千錢，今聞其地，荒疫薦臻，大兵之後，必有荒年，良不欺我，譬之病人，旣久尫羸，又復針灸，萬無生理，臣嘗以此言于尚書張鶴鳴，鶴鳴曰，六衞可，如兩江播州紅苗，不用兵不可，臣謂紅苗，責成思石道，鎭遠府，施秉

縣可撫則撫可勦則勦、此道府縣之責、播州責成辰州宣慰彭元錦、蓋元錦欲藉之以固門戶。故佯為不知。鄰楚者責楚。近蜀者責蜀、近貴者責貴。三省時而夾攻。時而獨攻。臨期斟酌。不然。我殺愈多。彼恨愈深。殺機一動。勢必蔓延。有開闢、即有此苗、有此苗、即有此跳梁、語云東方之夷、原有九種、不知九種之外更幾九種、此皆天地卵育、能盡血洗之乎、不能血洗、則無如以生之道殺之也、生之之道、

在威諭之、恩撫之、令彼深耕易耨、彼雖冥頑、未始無性命之憂、家室之戀、果未馴服、用兵何難、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見高千古、眞得御夷之道、往者播茵之禍。亦好大喜功者挑之入其疆滿載而歸。不遂者遂惡語流傳。上官爲其所誤、令彼疑而作亂兵連禍結、今雖開疆闢土、然元氣中國先受傷矣、雨露霜雪、竝行不悖、

陛下應天時行之弘仁也人臣事君有有功之功有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其澤彌遠其味更長天下貧苦故極未有如黔之貧苦四面皆山刀耕火種所收幾何協濟幾何協濟應手幾何士與民交苦而官其地者即大吏且難之入其地人人蹙額故樞臣郭子章備極苦心先後撫臣皆言其一腔熱血爲夜即竭盡近尚書張鶴鳴談之甚悉讀其誅文可泣千古益其苦處眞處有他人不知鶴鳴知之鶴

嗚與子章未面獨稱其勞若功高何心哉蓋亦身臨若境難境而知任事之難也眞大臣之用心矣子章勞臣也功臣也與其使他日入其境讀其書摩其壘問當時與安酋歃血爲盟處播狀撫髀與弔古之思不若使臣今日肝衡一紓勞臣之憤恩典在國家公論在人心臣不敢必臣不得不一言以壯任事者心臣熟知黔事叢棘深菁半臣足跡若逢多事之際能以言省一事即是一事不一言上

紓當宁焦勞。下解地方疾苦。是昔年竢罪無一矢一鏃之勞。今視其肝腦塗地負所謂一度桑乾忘郤并州臣義所不安矣至謂若不用兵黔將來非國家有臣謂千年萬年。黔在明朝掌握中。葢其地楚蜀粵滇七通八達稍一垂鞭河山生色何憂乎有苗哉臣敢以身爲質臣又有說焉今人人言兵人人言徵兵兵日增餉將何處問之民間刮盡無餘月日說屯田是旦角屯田耳項御史左光斗言天

津人通判盧觀象、開水田數百頃、臣聞之喜、及盧觀象見臣、談之鑿鑿有據、向叅議吳撝謙言之再三、如是眞可見之行矣、得若臣十餘人、令之專職理農、如古富民侯、治粟使者然、開過田若干頃者、陞俸一級、京畿薊遼多可開之地、今其時矣、昔徐貞明初言水田、乙酉丙戌、一旦行之、以人言止、今都門有市草薦者。三四十年前。目不覩此物。非即水田之利耶。臣覩之心開目明。謂西北從此富饒矣。

漕粟從此可減矣。燕都靈長之慶可卜矣。水田深岸叢溝。戎馬不得馳郊矣。諸臣何憚不早計之也。當時所以止者、葢緣以官開民恐其土地屬之官、今以法教民開。屬之民。萬無不樂從之理。戶部尚書汪應蛟、素矢忠猷、目覩天津事、恐于議遼餉、開水田二事、入朝報國、不作第二義也、臣拭目俟之、臣西江人、地方皆力本治農、儉嗇爲生、臣在山數十年、亦率僮僕入深山、力田爲事、故不覺言之有味

望諸臣以理家念爲天下念臣退居耕鑿亦有餘榮臣若心熱腸不能已已惟
陛下勅當事諸臣留意不用臣言他日必有思臣言者項
陛下有幹實事無事空言之旨臣言正實事惟
陛下裁擇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黔省夷情甚悉該部確議具覆